

西廂記妙詞
通齋語

壬午冬日
禪鳳樓畫



馮其庸 評批

紅樓夢
重校評批



青島出版社

曹雪芹 著
無名氏 續

馮其庸重校評批
增評增圖 庚寅重訂

紅樓夢重校評批

(中)

寬



青島出版社

瓜飯樓重校評批《紅樓夢》卷五

第四十一回 櫳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紅院劫遇母蝗蟲〔二〕

脂批：「此回櫳翠品茶，怡紅遇劫。蓋妙玉雖以清淨無爲自守，而怪潔之癖未免有過，老嫗只污得一

杯，見而勿用，豈似玉兄日享洪福，竟至無以復加而不自知。故老嫗眠其牀，臥其席，酒屁煙其屋，卻被襲人遮過，則仍用其牀其席其屋。亦作者特爲轉眼不知身後事寫來作戒，紈袴公子可不慎哉！

庚辰本回前評。

話說劉姥姥兩隻手比着說道：「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。」衆人聽了哄堂大笑起來。於是吃過門杯，因又逗趣笑道：「實告訴罷，我的手腳子粗笨，又喝了酒，仔細失手打了這盜杯。有木頭的杯取個子來，我便失了手，掉了地下也無礙。」衆人聽了，又笑起來。

鳳姐兒聽如此說，便忙笑道：「果真要木頭的，我就取了來。可有一句先說下：

這木頭的可比不得瓷的，他都是一套，定要吃遍一套，方使得。」又出新花樣捉弄劉姥姥。劉姥姥

聽了心下故攷道：「我方纔不過是趣話取笑兒，誰知他果真竟有。我時常在村莊鄉

紳大家也赴過席，金杯銀杯倒都也見過，劉姥姥是見過世面的。從來沒見有木頭杯之說。哦，是

了，想必是小孩子們使的木碗兒，不過誑我多喝兩碗。別管他，橫豎這酒蜜水兒似

的，可見是黃酒一類的酒。多喝點子也無妨。」想畢，便說：「取來再商量。」

鳳姐乃命豐兒：「到前面裏間屋裏書架子上，有十個竹根套杯取來。」豐兒

聽了，答應纔然要去，鴛鴦笑道：『我知道你這十個杯還小。況且你纔說是木頭的，這會子又拿了竹根子的來，倒不好看。不如把我們那裏的黃楊根整摳的十個大套杯拿來，灌他十下子。』鴛鴦更是誠心捉弄。鳳姐兒笑道：『更好了。』鴛鴦果命人取來。

劉姥姥一看，又驚又喜；驚的是一連十個，挨次大小分下來，那大的足似個小盆子，第十個極小的還有手裏的杯子兩個大；喜的是雕鏤奇絕，一色山水、樹木、人物，並有草字以及圖印。確是木雕精品。因忙說道：『拿了那小的來就是了，怎麼這樣

多？』鳳姐兒笑道：『這個杯沒有喝一個的理。我們家因沒有這大量的，所以沒人敢使他。姥姥既要，好容易尋了出來，必定要挨次吃一遍纔使得。』劉姥姥唬的忙道：『這個不敢。好姑奶奶，饒了我罷。』賈母、薛姨媽、王夫人知道他上了年紀的人，禁不起，忙笑道：『說是說，笑是笑，不可多吃了，只吃這頭一杯罷。』

畢竟老人持重，不像鴛鴦、鳳姐淘氣。劉姥姥道：『阿彌陀佛！我還是小杯吃罷。把這大杯收着，我帶了家去慢慢的吃罷。』說的衆人又笑起來。鴛鴦無法，只得命人滿斟了一大杯，劉姥姥兩手捧着喝。

賈母、薛姨媽都道：『慢些，不要噎了。』薛姨媽又命鳳姐兒佈了菜。鳳姐笑道：『姥姥要吃什麼，說出名兒來，我揀了喂你。』劉姥姥道：『我知道什麼名兒，實話，一個村婦，樣樣都是好的。』賈母笑道：『你把茄蕪揀些喂他。』又是新鮮事物。鳳姐

實話，一個村婦，
哪能知道這些菜名。

又是新鮮
事物。

一道茄蕪，卻要這許多手工，普通人家如何吃得起。

劉姥姥自以為多見草木，豈知此木非那木也。

兒聽說，依言揀些茄蕪送入劉姥姥口中，因笑道：『你們天天吃茄子，也嚐嚐我們的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。』劉姥姥笑道：『別哄我了，茄子跑出這個味兒來了，我們也不用種糧食，只種茄子了。』眾人笑道：『真是茄子，我們再不哄你。』劉姥姥詫異道：『真是茄子？我白吃了這半日。姑奶奶再喂我些，這一口細嚼嚼。』鳳姐兒果又揀了些放入口內。劉姥姥細嚼了半日，笑道：『雖有一點茄子香，只是還不像是茄子。告訴我什麼法子弄的，我也弄着吃去。』

鳳姐兒笑道：『這也不難。你把纔下來的茄子把皮剝了，只要淨肉，切成碎釘子，用雞油炸了，再用雞脯子肉並香菌、新筍、蘑菇、五香腐乾、各色乾菓子，俱切成釘子，用雞湯煨乾，將香油一收，外加糟油一拌，盛在瓷罐子裏封嚴，要吃時拿出來，用炒的雞瓜一拌就是。』劉姥姥聽了，搖頭吐舌說道：『我的佛祖！倒得十來隻雞來配他，一道菜，光雞就用十來隻配，其靡費可知矣。怪道這個味兒！』一面說笑，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，還只管細玩那杯。鳳姐笑道：『還是不足興，再喝一杯罷。』劉姥姥玩杯是賞其雕工，鳳姐卻趁機勸酒，真不醉不休矣。

劉姥姥忙道：『了不得，那就醉死了。我因為愛這樣範，虧他怎麼作了。』

鴛鴦笑道：『酒吃完了，到底這杯子是什麼木的？』劉姥姥笑道：『怨不得姑娘不認得，你們在這金門繡戶的，如何認得木頭！我們成日家和樹林子作街坊，晒了枕着他睡，乏了靠着坐，荒年間餓了還吃他，一句話點出生活之艱難，侯門之家，何能夢見雪芹特寫此一筆。眼睛裏天天

見他，耳朵裏天天聽他，口兒裏天天講他，所以好歹真假，我是認得的。讓我認一認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細細端詳了半日，道：「你們這樣人家，斷沒有那賤東西。那容易得的木頭，你們也不收着了。我掂着這杯體重，斷乎不是楊木，這一定是黃松的。」以為黃松已是珍品了。真野人獻曝也。衆人聽了，哄堂大笑起來。

只見一個婆子走來請問賈母，說：「姑娘們都到了藕香榭，請示下，就演罷，還是再等一會子？」賈母忙笑道：「可是倒忘了他們，就叫他們演罷。」那個婆子答應去了。

不一時，只聽得簫管悠揚，笙笛並發。正值風清氣爽之時，那樂聲穿林度水而

簫管悠揚，穿林度水，加上爽秋天氣，歡悅人情，氣氛自然不同。

來，自然使人神怡心曠。

兩句雅極，令人一振。

寶玉先禁不住，拿起壺來，斟了一杯，一口飲盡。

自然寶玉要趁興而飲。

復又斟上，纔要飲，只見王夫人也要飲，

原以為王夫人要止住他，豈知王夫人也要飲，可見情因景生，興致不淺。

命人換暖酒

來，寶玉連忙將自己的杯捧了過來，送到王夫人口邊，

脂批：「妙極，忽寫寶玉如此，便是天地間母子之至情至性，獻芹之民之意，令人酸鼻。」

王

夫人便就他手內吃了兩口。一時暖酒來了，寶玉仍歸舊坐，王夫人提了暖壺下席

來，衆人皆都出了席，

王夫人來勸酒，衆皆出席，氣氛何等歡洽。

薛姨媽也立起來，賈母忙命李、鳳二人接過壺

來：「讓你姨媽坐了，大家纔兩便。」王夫人見如此說，方將壺遞與鳳姐，自己

歸坐。

賈母笑道：「大家吃上兩杯，今日着實有趣。」賈母興致甚高。說着，擎杯讓薛姨媽，又

劉姥姥此時酒興已發，亦已忘情矣。

向湘雲、寶釵道：『你姐妹兩個也喝一杯。你妹妹雖不大會吃，也別饒他。』說着自己已乾了。賈母自己先乾。湘雲、寶釵、黛玉也都乾了。

當下劉姥姥聽見這般音樂，且有了酒，越發喜的手舞足蹈起來。寶玉因下席過來向黛玉笑道：『你瞧劉姥姥的樣子。』黛玉笑道：『當日聖樂一奏，百獸率舞，如今纔一牛耳。』黛玉雅謔，但終嫌刻薄，畢竟官宦子女，於下層實隔也。眾姐妹都笑了。須臾樂止，薛姨媽出席笑道：

『大家的酒想也都有了，且出去散散再坐罷。』賈母也正要散散，於是大家出席，都隨着賈母遊玩。賈母因要帶着劉姥姥散悶，遂攜了劉姥姥至山前樹下盤桓了半晌，又說與他這是什麼樹，這是什麼石，這是什麼花。可見此處之樹、石、花，均非鄉村所有也。劉姥姥一一的

領會，又向賈母道：『誰知城裏不但人尊貴，連雀兒也是尊貴的。偏這雀兒到了你們這裏，他也變俊了，也會說話了。』眾人不解，因問什麼雀兒變俊了，會講話。

劉姥姥道：『那廊下金架子上站的綠毛紅嘴是鸚哥兒，我是認得的。那籠子裏黑老鴿子怎麼又長出鳳頭來，也會說話呢？』不識八哥，卻叫黑老鴿子長出鳳頭，又新奇。眾人聽了，都笑將起來。

一時，只見丫鬟們來請用點心。賈母道：『吃了兩杯酒，倒也不餓。也罷，就拿了這裏來，大家隨便吃些罷。』丫鬟聽說，便去擡了兩張几來，又端了兩個小捧盒。揭開看時，每個盒內兩樣。這盒內是兩樣蒸食，（一）一樣是藕粉桂花糖糕，一樣是松穰鵝油卷；那盒內是兩樣炸的，（二）一樣是只有一寸來大的小餃兒。賈母因問

綴。幾道細點，何等精

什麼餡兒。婆子們忙回是螃蟹的。賈母聽了，皺眉說：『這油膩膩的，誰吃這個！』又看那一樣，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麵菓，也不喜歡。因讓薛姨媽吃，薛姨媽只揀了一塊糕。賈母揀了一個捲子，只嚐了一嚐，剩的半個遞與丫鬟了。

劉姥姥因見那小麵菓子都玲瓏剔透，各式各樣，便揀了一朵牡丹花樣的，笑道：『我們那裏最巧的姐兒們，剪子也不能鉸出這麼個紙的來。我又愛吃，又捨不得吃，包些家去給他們做花樣子去倒好。』眾人都笑了。賈母道：『家去我送你一磁罈子。你先趁熱吃這個罷。』別人不過揀各人愛吃的揀了一兩點就罷了。劉姥姥原不曾吃過這些東西，且都作的小巧，不顯盤堆的，他和板兒每樣吃了些，就去了半盤子。真是食量大如牛。剩的，鳳姐又命攢了兩盤並一個攢盒，拿與文官等吃去。

忽見奶子抱了大姐兒來，大家哄他頑了一會。那大姐兒因抱着一個大柚子頑的，忽見板兒抱着一個佛手，便也要佛手。脂批：「小兒常情，遂成千里伏線。」丫鬟哄他取去，大姐兒等不得，

便哭了。眾人忙把柚子與了板兒，將板兒的佛手哄過來與他纔罷。那板兒因頑了半日佛手，此刻又兩手抓些菓子吃，又忽見這柚子又香又圓，更覺好頑，且當毬踢着頑去，也就不不要佛手了。脂批：「柚子即今香櫞之屬也，應與緣通。佛手者，正指迷津者也。以小兒之戲，暗透前後通部脈絡，隱隱約約，毫無一絲漏洩，豈獨為劉姥姥之俚言博笑而有此一「大回文字哉。」

當下賈母等吃過茶，又帶了劉姥姥至櫳翠庵來。妙玉忙接了進去。眾人至院中，見花木繁盛。賈母笑道：『到底是他們修行的人，沒事常常修理，比別處越發

至櫳翠庵，妙玉至櫳翠庵後，尚是初寫。

清本眉批：「尚記丁巳春日，謝園送茶乎？展眼二十年矣！丁丑仲春，崎笏。」

喝茶是一種高等文化，一要茶具講究，如妙玉此兩件茶具，均可稱為上品，成窰五彩鍾，瓷器中之上品也。六安茶，安徽名茶，產自霍山。品類甚多。老君眉，亦安徽名茶，產于六安，葉細長，有白毫，今尚產，予曾喝過。用舊年儲存的雨水，亦已難得，好茶當有好泉水，此處不用泉水用舊年雨水，見其精心也。

好看。』一面說，一面便往東禪堂來。妙玉笑往裏讓，賈母道：『我們纔都吃了酒肉，你這裏頭有菩薩，沖了罪過。我們這裏坐坐，把你的好茶拿來，我們吃一杯就去了。』妙玉聽了，忙去烹了茶來。自去烹茶，可見茶道之精。東坡贈黃魯直詩：「磨成不敢付僮僕，自看雪湯生瓊珠。」也。

寶玉留神看他怎麼行事。只見妙玉親自捧了一個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的小茶盤，裏面放一個成窰五彩小蓋鍾，雕漆填金雲龍獻壽茶盤，成窰五彩小蓋鍾，均是器用中之極精者，即此可見妙玉其人。捧與賈母。賈母

道：『我不吃六安茶。』妙玉笑說：『知道。這是老君眉。』賈母接了，又問是什麼水。妙玉笑回：『是舊年蠲的雨水。』好水。賈母便吃了半盞，便笑着遞與劉姥

姥說：『你嚐嚐這個茶。』原是賈母喝的成窰五彩茶杯，經劉姥一喝，此杯危矣。劉姥便一口吃盡，真是劉姥喝法。笑道：『好

是好，就是淡些，再熬濃些更好了。』綠茶貴清淡，劉姥不不懂茶，自然嫌淡了。賈母衆人都笑起來。然後衆人

都是一色的官窰脫胎填白蓋碗。都是名瓷。

那妙玉便把寶釵和黛玉的衣襟一拉，二人隨他出去。寶玉悄悄的隨後跟了來。

只見妙玉讓他二人在耳房內，寶釵坐在榻上，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團上。妙玉自向風爐上煽滾了水，另泡一壺茶。再寫妙玉白己烹茶。寶玉便走了進來，笑道：『偏你們吃梯己茶

呢。』二人都笑道：『你又趕了來餐茶吃。這裏並沒你的。』妙玉剛要去取杯，只見

道婆收了上面的茶盞來。妙玉忙命：『將那成窰的茶杯別收了，攔在外頭去

罷。』寶玉會意，知爲劉姥吃了，他嫌髒不要了。妙玉孤癖高潔，因爲劉姥用了，連成窰茶杯都不要了，可見其孤傲之甚。又見妙

瓠胞罍，葫蘆器。於葫蘆成長前套以器範，葫蘆即隨範形而長。至老取以琢成器。予曾見多種，皆非罍形。妙玉此器有王愷、蘇軾題記，則其珍可知，自是作者誇張之詞。

杏犀盃，用犀角作成的茶杯。犀之奇珍者燈下呈杏黃色，故稱杏犀。今別本作「點犀盃」，取李商隱「心有靈犀一點通」之意。據查，列藏本、蒙府本、戚序本均與庚辰本同，作「杏」，甲戌、己卯、舒序均缺，甲辰、楊藏、程甲作「點」，可見庚辰等早期抄本均作「杏犀盃」。作「點犀盃」可能是從甲辰本開始的。

玉另拿出兩隻杯來，一個旁邊有一耳，杯上鐫着『瓠胞罍』三個隸字，後有一行小真字，是『晉王愷珍玩』，又有『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於秘府』一行小字。妙玉便斟了一罍，遞與寶釵。那一隻形似鉢而小，也有三個垂珠篆字，鐫着『杏犀盃』。妙玉斟了一盃與黛玉。仍將前番自己平日吃茶的那只綠玉斗來斟與寶玉。將白用

寶玉笑道：『常言「世法平等」，《金剛經》：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。」謝靈運註：「人無貴賤，法無好醜，萬然平等。」此語妙在有意無意之間。雪芹借寶玉戲言，提出「平等」的思想。

自戲言觀之，則隨意之言也，無心之言也；自莊言觀之，則是寓語于莊，自有深意存焉，何況雪芹反復慨嘆「誰解其中味？」以望讀者之細心解味乎！他兩個就用那樣古玩奇珍，我就是個俗器了。』妙玉道：『這是俗器？不是我說句狂話，只怕你家裏未必找的出這麼一個俗器來呢。』妙玉目空寶府。寶玉笑道：『俗說「隨鄉入鄉」，到了你這裏，自然把那金玉珠寶一概貶為俗器了。』

妙玉聽如此說，十分歡喜，遂又尋出一隻九曲十環一百二十節蟠虬整雕竹根的一個大盃出來，亦是奇器，妙玉何藏之富也。笑道：『就剩了這一個，你可吃的了這一海？』寶玉喜的忙道：『吃的了。』妙玉笑道：『你雖吃的了，也沒這些茶糟蹋。脂批：「茶下糟蹋」二字，成寶有此等人物，但罕耳。」

清潔高雅，然亦怪謔孤僻甚矣，實有此等人物，但罕耳。」豈不聞「一杯為品，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，三杯便是飲牛飲驢了」。你吃這一海便成什麼？』說的寶釵、黛玉、寶玉都笑了。妙玉執壺，只向海內斟了約有一杯。寶玉細細吃了，果覺輕淳〔四〕無比，賞贊不絕。妙玉正色

靖本眉批：「玉兄獨至豈真無吃茶，作書人又弄狡猾，只瞞不過老朽，然不知落筆時作者如何想。」

丁亥夏。

看後文第五十回寶玉獨向妙玉乞紅梅，妙玉即允，並未釵黛同去，照樣給寶玉。故知如寶玉獨來，亦必得好茶喝也。

成窠五彩茶杯，在今日其價無比，寶玉說給他賣了度日，則可見當時亦甚貴也。

道：「你這遭吃的茶是托他兩個福，獨你來了，我是不給你吃的。」妙玉此語是說給釵黛聽的。寶玉笑道：「我深知道的，我也不領你的情，只謝他二人便是了。」寶玉亦是順勢而答。妙玉聽了，方說：「這話明白。」

黛玉因問：「這也是舊年的雨水？」妙玉冷笑道：「你這麼個人，竟是大俗人，連黛玉都是大俗人，可見妙玉之孤高。連水也嚐不出來。要能嚐出水味，亦是一番參究，因皆酸鹹之外味也。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玄墓，在蘇州鄧尉，至今仍叫玄墓。蟠香寺住着，收的梅花上的雪，共得了那一鬼臉青的花甕一甕，梅花雪水，能得一甕，亦是難能。玄墓近香雪海，梅花如林。總捨不得吃，埋在地下，今年夏天纔開了。我只吃過一回，這是第二回了。你

怎麼嚐不出來？隔年蠲的雨水那有這樣輕淳，如何吃得？」則可見剛纔外面所喝只是隔年雨水，雖已講究，還非最上之品。黛玉知他天性怪僻，黛玉都嫌其怪僻，則其僻甚矣。不好多話，亦不好多坐，吃完茶，便約着寶釵走了出來。

寶玉和妙玉陪笑道：「那茶杯雖然髒了，白撻了豈不可惜？依我說，不如就給那貧婆子罷，他賣了也可以度日。你道可使得？」妙玉聽了，想了一想，點頭說道：「這也罷了，幸而那杯子是我沒吃過的。若是我吃過的，〔五〕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給他。怪僻至甚，並非好事。你要給他，我也不管你，只交給你，快拿了去罷。」寶玉笑道：「自然如此，你那裏和他說話授受去，越發連你也髒了。只交與我就是了。」妙玉便命人拿來遞與寶玉。

寶玉接了，又道：「等我們出去了，我叫幾個小幺兒來，河裏打幾桶水來洗地

妙玉潔癖，可與倪高士並稱。

如何？」妙玉笑道：「這更好了，只是你囑咐他們，擡了水只擡在山門外頭牆根下，別進門來。」洗地是要的，人不能進來。寶玉道：「這是自然的。」說着，便袖着那杯，遞與賈母房中小丫頭拿着，說：「明日劉姥姥家去，給他帶去罷。」交代明白，賈母已經出來要回去。妙玉亦不甚留，送出山門，回身便將門閉了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賈母因覺身上乏倦，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姊妹陪了薛姨媽去吃酒，自己便往稻香村來歇息。鳳姐忙命人將小竹椅擡來，賈母坐上，兩個婆子擡起，鳳姐、李紈和衆丫鬢婆子圍隨着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這裏薛姨媽也就辭出。王夫人打發文官等出去，將攢盒散與衆丫鬢們吃去，自己便也乘空歇着，隨便歪在方纔賈母坐的榻上，命一個小丫頭放下簾子來，又命他捶着腿，吩咐他：「老太太那裏有信，你就叫我。」說着，也歪着睡着了。

寶玉、湘雲等看着丫鬢們將攢盒擱在山石上，也有坐在山石上的，也有坐在草地下的，也有靠着樹的，也有傍着水的，倒也十分熱鬧。一時又見鴛鴦來了，要帶着劉姥姥各處去逛，衆人都趕着取笑。

一時來至『省親別墅』的牌坊底下，劉姥姥道：「噯呀！這裏還有個大廟呢。」說着，便爬下磕頭。衆人笑彎了腰。劉姥姥道：「笑什麼，這牌樓上的字

賈母、薛姨媽、王夫人俱各安歇，以下獨留劉姥姥另開生面。

劉姥姥固不識「省親別墅」字樣，然亦何至當作「玉皇寶殿」，莫非姥姥亦有意逗趣乎？

借劉姥姥之眼，細寫怡紅院景色。

我都認得。我們那裏像這樣的廟宇最多，都是這樣的牌坊，那字就是廟的名字。」衆人笑道：「你認得這是什麼廟？」劉姥姥便擡頭指那字道：「這不是「玉皇寶殿」四字？」衆人笑的拍手打腳。還要拿他取笑時，劉姥姥覺得腹內一陣亂響，忙的拉着一個小丫頭，要了兩張紙就解衣。把大觀園當村間地頭。衆人又是笑，又忙喝他：「這裏使不得！」忙命一個婆子帶了東北角上去了。那婆子指與他地方，便樂得走開去歇息。

那劉姥姥因喝了些酒，他脾氣不與黃酒相宜，且吃了許多油膩飲食，發渴多喝了幾碗茶，不免通瀉起來，蹲了半日方完。及出廁來，酒被風禁，且年邁之人，蹲了半天，忽一起身，只覺得眼花頭眩，辨不出路徑。如此年歲，忙乎半日，又飽吃飽喝，安得不出麻煩。四顧一望，

皆是樹木山石、樓臺房舍，卻不知那一處是往那裏去的了，只得認着一條石子路，慢慢的走來。帶路的婆子不該走開，纔使劉姥姥亂跑。

及至到了房舍跟前，又找不着門，再找了半日，忽見一帶竹籬，劉姥姥心中自忖道：「這裏也有扁豆架子。」是姥姥意中之事。一面想，一面順着花障走了來，得了一個月洞門進去。只見迎面忽有一帶水池，只有七八尺寬，石頭砌岸，裏面碧瀾清水流往那邊去了，上面有一塊白石橫架在上面。劉姥姥便度石過去，順着石子甬路走去。

轉了兩個彎子，只見有一房門。第一重門於是進了房門，只見迎面一個女孩兒，滿面

此是西洋畫纔能有此效果。即畫家所謂凹凸法也。可與乾隆宮廷意大利畫家卽世寧之畫相印證。亦西方文化東漸之一證也。

已入怡紅院內，其豪華精緻，另有一番氣象。

鄉下人從未有鏡子，故自己認不得自己也。

含笑迎了出來。劉姥姥忙笑道：『姑娘們把我丟下來了，要我碰頭碰到這裏來。』說了，只覺那女孩兒不答。劉姥姥便趕上來拉他的手，『咕咚』一聲，便撞到板壁上，把頭碰的生疼。細瞧了一瞧，原來是一幅畫兒。劉姥姥自忖道：『原來畫兒有這樣活凸出來的。』畫得生動傳神，竟以爲是活凸出來的。一面想，一面看，一面又用手摸去，卻是一色平的，點頭嘆了兩聲。

一轉身，方得了一個小門，第二門門上掛着葱綠撒花軟簾。劉姥姥掀簾進去，擡頭一看，只見四面牆壁玲瓏剔透，琴劍瓶爐皆貼在牆上，錦籠紗罩，金彩珠光，連地下晒的磚，皆是碧綠鑿花，竟越發把眼花了。找門出去，那裏有門？左一架書，右一架屏。

剛從屏後得了一門，轉去，屏後又得一門，入內室矣。只見他親家母也從外面迎了進來。劉姥姥詫異，忙問道：『你想是見我這幾日沒家去，虧你找我來。那一位姑娘帶你進來的？』他親家只是笑，不還言。劉姥姥笑道：『你好沒見世面，見這園裏的花好，你就沒死活戴了一頭。』他親家也不答。便心下忽然想起：『常聽見說大富貴人家有一種穿衣鏡，這別是我在鏡子裏頭呢罷？』以前從未見過鏡子，今日始見。說畢伸手一摸，再細一看，可不是，四面雕空紫檀板壁，將鏡子嵌在中間。因說：『這已經攔住，如何走出去呢？』一面說，一面只管用手摸。這鏡子原是西洋機括，可以開合。不意劉姥姥

老年人一路摸索，倦極則極，加之酒力，自必朦朧欲睡矣，筆筆入情入理。

是襲人的想法。

亂摸之間，其力巧合，便撞開消息，掩過鏡子，露出門來。第三重門！入臥室矣。

劉姥姥又驚又喜，邁步出來。忽見有一副最精緻的牀帳，他此時又帶了七八分醉，又走乏了，便一屁股坐在牀上。只說歇歇，不承望身不由己，前仰後合的，朦朧着兩眼，一歪身就睡熟在牀上。已經酣極倦極。

且說衆人等他不見，板兒見沒了他姥姥，急的哭了。寫板兒，一筆不漏。衆人都笑道：『別

是掉在茅廁裏了，快叫人去瞧瞧。』因命兩個婆子去找，回來說沒有。衆人各處搜尋不見。襲人故攷其道路：『定是他醉了迷了路，順着這一條路往我們後院子裏去了。若進了花障子到後房門進去，雖然碰頭，還有小丫頭們知道；若不進花障子再往西南上去，若繞出去還好，若繞不出去，可够他繞回子好的。我且瞧瞧去。』

意想不到的事，因大丫頭都走開也。

襲人一直進了房門，轉過集錦榻子，就聽的鼾齣如雷。先聞其聲忙進來，只聞見酒屁臭氣，次聞其味滿屋一瞧，只見劉姥姥扎手舞腳好姿態，是酣極之故。的仰臥在牀上。襲人這一驚不小，慌忙趕上來將他沒死活的推醒。

那劉姥姥驚醒，睜眼見了襲人，連忙爬起來道：『姑娘，我失錯了！姥姥酒醒亦心驚矣。』並沒弄髒了牀帳。』一面說，一面用手去擗。襲人恐驚動了人被寶玉知道了，只向他

搖手，如畫不叫他說話。忙將當地大鼎內貯了三四把百合香，添香以驅穢氣仍用單子罩上。些須收拾收拾，所喜不曾嘔吐，忙悄悄的笑道：『不相干，有我呢。你隨我出來。』

襲人此一囑咐不可少，否則出去如何交代。

劉姥姥答應着，跟了襲人出至小丫頭們房中。命他坐了，向他說道：『你就說醉倒在山子石上打了個盹兒。』劉姥姥答應知道。又與他兩碗茶吃，方覺酒醒了，因問道：『這是那個小姐的繡房，把公子臥室當作小姐繡房。上回是把繡房當書房，寫得錯落有致。這樣精緻？我就像到了天宮裏的一樣。』襲人微笑道：『這個麼，是寶二爺的臥室。』那劉姥姥嚇的不敢作聲。一聽是寶玉臥室，自然知道鬧禍矣。襲人帶他從前面出去，見了衆人，只說他在草地下睡着了，帶了他來的。衆人都不理會，也就罷了。多虧襲人一語掩蓋過去。

一時賈母醒了，就在稻香村擺晚飯。賈母因覺懶懶的，也不吃飯，便坐了竹椅小敞轎，回至房中歇息，命鳳姐兒等去吃飯。他姊妹方復進園來。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【回後評】

劉姥姥遊大觀園，是千古佳話。這句話流傳之廣，遠遠超過《紅樓夢》本身，可見其所含內容之典型性。賈母與劉姥姥同是老人，卻有天壤之別，令人感悟到人生之千差萬別，沒有別的更好的詞語來加以表達，只好借助於「命運」一詞，然而「命運」一詞，又何能闡釋

人生於萬一。

賈母初宴大觀園，是在鴛鴦鳳姐導演下，讓劉姥姥上演一出笑劇。劉姥姥念「老劉，老劉，食量大似牛，吃一個老母猪不擡頭」，引得哄堂大笑，人仰馬翻。接着是劉姥姥用「老年四楞象牙鑲金的筷子」夾鴿蛋，結果是一兩銀子一個的鴿蛋落地無聲，就此沒了。二宴大觀園是劉姥姥喝套杯酒，吃茄蕪。一道茄蕪用十來隻雞來配，成爲千古美談。然而在這歡樂熱烈到極點的兩宴之中，卻蘊涵着豐富的人生哲理，令人回味無窮。

權翠庵品茶，妙玉於寶玉無情而有情也，深情也。觀她「仍將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綠玉斗來斟與寶玉」則可知矣。賈母喝過後又經劉姥姥喝的「成窑五彩小蓋鍾」則棄而不用，嫌其髒也。而於寶玉，則逕將自己常用的綠玉斗爲寶玉斟茶，寶玉喝後，自己豈非仍將常用乎？則其親厚之深意可知矣。

上回賈母帶領劉姥姥在遊園時，遊了瀟湘館、秋爽齋、蘅蕪苑。此回卻讓劉姥姥在酒足飯飽之後獨遊怡紅院，而且醉臥於寶玉牀上，弄得酒屁薰天卻反被襲人輕輕瞞過，寶玉一無所知，若無其事，令人感到世事茫茫，眼不見爲淨也。

【校記】

- (一) 回目：庚辰本、列藏本同（列本「權」作「攏」）。上聯，蒙本、戚本、楊本、甲辰、程甲作「賈寶玉品茶權翠庵」（蒙本、戚本「權」作「攏」。）下聯蒙本、楊本、甲辰作「劉姥姥醉臥怡紅院」。戚本作「劉老嫗醉臥怡紅院」，程甲本「姥姥」作「老老」。